

## 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

鲁迅

梁实秋先生为了《拓荒者》上称他为“资本家的走狗”〔2〕白云“我不生气”〔3〕的文章。先据《拓荒者》第二期第六七〔4〕，“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”之后，再义，为“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”生疑问道——

“《拓荒者》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，是那一个资本家，还是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，我若知道，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功，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。……我只知道不断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，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，如何可以到资本镑，如何可以到××党去领卢布，这一套本领，我可怎么能知道

这正是“资本家的走狗”的活写真。凡走狗，虽或为一个资本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，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，遇见吠。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，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，的资本家的证据。即使无人豢养，饿的精瘦，变成野狗了，但还人都驯良，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，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

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，好像“无产阶级”（即梁先生败者），又不知道“主子是谁”，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，为确个字，称为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走狗”。

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。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，所以他终于不讲“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”了，在《答鲁迅先生》〔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“武装保护苏联”，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引的一段里又写出“到××党去领卢布”字样来，那故意暗藏的立刻可以悟出的“共产”这两字，指示着凡主张“文学有阶级性生的人，都是在做“拥护苏联”，或“去领卢布”的勾当，和段学生〔6〕，《晨报》〔7〕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，自由同盟〔8〕上有我的名字，《革命日报》〔9〕的通信上便说为布所买收”，都是同一手段。在梁先生，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〔10〕），也就是一种“批评”，然而这职业，比起“刽子手下贱了。

我还记得，“国共合作”时代，通信和演说，称赞苏联，是不同了，报章所载，则电杆上写字和“××党”，捕房正在捉么，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“拥护苏联”或“××党”，自然也就还许会得到主子的“一点恩惠”了。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“恩镑”，是冤枉的，决没有这回事，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，以济之穷罢了。所以从“文艺批评”方面看来，就还得在“走狗”之容字：“乏”。

一九三〇，四，十九。

BB

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《萌芽月刊》第

〔2〕指《拓荒者》第二期（一九三〇年二月）刊载的冯乃座（第二回）·阶级社会的艺术》，它批驳了梁实秋的《文学是  
吧？》一文中的某些观点，其中说：“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  
自己阶级的存在，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。然而，梁实秋却  
‘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’。‘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，只  
实实的工作一生（！），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。’那末  
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，天下便太平。对于这样的  
说教人，我们要送‘资本家的走狗’这样的称号的。”

〔3〕梁实秋所说的“我不生气”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  
九年十一月《新月》第二卷第九期（按实际出版日期当在一九三  
《“资本家的走狗”》一文。〔4〕这里所说的定义，指冯乃超  
艺术》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：“无产者——普  
r o l e t a r i e r）是什么呢？它是‘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  
维持其生计的，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  
罗列塔利亚——普罗列塔利亚底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（现在也是  
（P r o l e t a r i a t）’。（恩格斯）”这段话现译为：  
什么是无产阶级？答：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  
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。……一句话，无产阶级或无产者  
纪的劳动阶级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第二一〇页，  
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
〔5〕《答鲁迅先生》也见于《新月》第二卷第九期。梁实  
“讲我自己罢，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，在电灯杆子上写‘武装保  
干的，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  
看看书写写文章。”

〔6〕指三一八惨案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，北京爱国学生和  
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，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，段即  
击，死伤二百多人。

〔7〕《晨报》梁启超、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